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耳食錄二編 第三卷

沈髯 夏店人沈髯者，赴都門訪親。途遇少婦獨行，衣編素，姿致明冶。髯悅之，而玩其孤弱，因與接語。婦曰：「妾夫婿客死，遠葬煙郊。昨提麥飯一盂，親奠其塚。今欲往京師，大歸母家。忽值群馬奔至，與童子相失，日昃矣，鞋弓不速，懼有遇焉，惟君攜挈之。」髯竊喜曰：「幸辱同途，敢先步武？」婦稱謝，遂與同行。

泊暮，抵通州。髯曰：「逆旅詰問，何以應之？盍兄我，以塞眾口？」婦笑曰：「即婿君，亦復何傷，翼必兄也？」髯喜甚，既就舍，遂同食寢。

遲明，髯寤，則見婦紙衣泥首，乃芻靈耳，驚而呼。眾至，詢得其故。發被視之，精穢流濡紙禪間，莫不誚謔髯。髯慚極，遁去。主人取芻靈焚之。

他日髯返，出故道，復遇婦來。笑謂曰：「沈郎歸去，不攜我行乎？」髯駭，亟避之。至家，尋病卒。

並蒂蓮

某太守致仕歸紹興。一子年十二，甚聰秀。太守女兒者，適蕭山某氏，來視太守，留數月。有婢年十四，隨以來。子一見悅之，飲食寢起，率須婢為理，非婢輒不樂。婢亦竊樂為之用，不自離也。

會清明，女兒欲展墓蕭山，將攜婢俱去。兩人相對殊恫恫。以為童子也，戀其所習，亦忽之。瀕行之前夕，丙夜風起，扉闔闐有聲。家人疑有盜，起視，門啟矣。跡至河乾，於雙履在焉，訝而返，驗於臥室，則媼在而子亡矣。趨視婢所，婢亦亡。知其溺矣，急拯之。乃得兩人屍，相抱持甚固，鈕相結也，帶相束也。太守哀痛，合葬之。

所沉水中，故有蓮花，自是皆並蒂。

非非子曰，宋咸淳末，海寇犯揚州。有曹壁、張麗春夫婦，相摟溺池中。逾年生並蒂蓮花。又有男女相慕，趕水死，陂中姑婢。瓜期末及，已解憐郎，藤蔓相牽，乃同聘婦。驚青衣之竊窺，見即魂消；感白扇之淒涼，憐因而乞。固知沉檀既藕，一氣無分；膠漆相黏，兩形俱化矣。然猶藏驅門草，晦跡於癡頑；洗煎煎茶，假名於役使。銀魚尚覓，竹馬仍馳，伴纏牛角之紅，亂貼丫頭之翠。

若其夜深私語，春暮長愁，焚石葉以分煙，照菱花而比玉。待闕鴛鴦社，悄悄安排；穿花蛺蝶圖，閒閒點染。芳情不露，密約誰知？是以桐葉無憑，蓬根不固。時則禁煙節近，霽露心悲。家家焚榆莢之錢，處處奠梨花之酒。女嬃欲去，人種難留。坐上鷓鴣，送佳人兮不能語；簷前鸚鵡，思公子兮未敢言。此意同緘，旁人詎解？皆曰鴉離燕殼，猶有童心，寧知鳳侶鸞儔，竟非兒戲？

於是牽衣掩泣，解佩吞聲，神已全癡，夢常半醒。楊花楊樹，明日分離；桃葉桃根，何時迎接？卿雖念我，其如雁杳魚沉？姪不從姑，便看雲飛雨散。紅箋寫恨，菱叟難逢；香楮祈神，潮王不管。事已如此，計無復之。與其相望於天河，孰若同游於水府？煙波十里，是雙魚比目之鄉，木杓三更，乃孤月傷心之候。羅衣鈕結，尚愁死後分開；繡鳥留遺，早向生前解脫。遂乃燈昏綺閣，風曳朱扉，一室皆驚，兩人長逝矣。

於斯時也，皆臣為之動色，泉客為之愴心。湘靈鼓瑟以來迎，太乙浮槎而赴弔。鬱金玳瑁，棲燕咸驚；麗玉筵篔，枯魚亦泣。沉關骨肉，能保肝腸，爰含肌膚，以嘉魂魄。縱同棺槨，初無殉葬之名，曾抱衾裯，不背嫁殤之禁。天荒地老，水遠山長。雖沉玉於黃沙，終埋香於青草。若耶溪淺，原鄰鄭旦之村，幼婦碑高，恰近曹娥之墓。泉台女伴，莫唱「大郎神」，樂府詞人，應歌「孺子妾」。

嗚呼！姻緣有恨，今古同悲。兒女何知，死生不變。

至使斷腸名草，灑淚成花，梨著雌雄，蘭開夫婦。墓上相思之梓，庭前蠲忿之棠，叢筠留妃子之斑，麗卉學美人之舞。

如茲韻事，尤有祥徵。本圖碧樹之交枝，翻作紅葉之並蒂。情根既種，無奈絲長，意蕊雖開，依然心苦。然而人間露水，豈卜長圓？無上星河，猶愁遠隔。曷若癡魂自在，千年翡翠之巢，豔福同消，十畝芙蓉之館。童男雨迸，錯落成珠，少女風香，玲瓏透玉。聽《江南》『彩蓮』之曲，盡遊戲於月白風清，歌《子夜》『同藕』之詞，莫感懷於水流花謝！

河東丐者

有新鬼者苦餓，往見舊鬼而問術焉。舊鬼怒其無贄，給之曰：「子欲得食，易與耳。有樵於終南之旁者，於代為負薪，彼且享子。」新鬼信之，附樵者之擔而致其力數日，樵者不知也。偶憩路旁，新鬼負其擔而趨。樵見薪之自行也，且駭且馳。鬼恐失樵，迅逐之。樵至家，而薪亦至。疑薪妖也，燎諸大門之外，終不食鬼。

鬼由是竟飢且憊，復往見舊鬼，咎其無贄。舊鬼笑曰：「向亦戲子耳，是固惡可得食也？山下某氏將祭，請與子俱。」

既至，有衣冠而拜於墓者，魚肉在俎，果實在籩，爵有酒，盃有漿。墓中有鬼出。避其拜，涕泣而不忍嗜食。新鬼饑甚，徑前啣嚼之。忽有獐鬼扼其喉，執而繫之樹。訖於其既，以餒餘分啖諸鬼，獨新鬼以攘食故，怒不與，且鞭而後釋之。

冤苦無所訴，忽大悟曰：「物各有主，固不以幽明異也。吾獨無家乎？」乃夢諸其子，語以前事。於泣而祭之，然貧不備物，菜羹羹粥而已。鬼不暇擇，饜飽而去。既飢，復走告其子，子凝疑之曰：「父已死矣，而頻頻索食，當不其然，其有偽而托者歟？」竟不祭。

鬼窘甚無策，而視他鬼不常食，亦不甚苦飢，走謁主者叩其故。主者曰：「此業報也。予生時烹鮮割肥，極口腹之奉，物以珍，家以貧，故身死而腸胃猶生，不爾更也。」鬼大覺悟，哀主者而告之悔，請得自比於眾鬼，弗許。

乃痛恨閉居墓中，不復出，竟餓死為聲，而飢彌甚。不得已，復崇諸鬼間得一飽。忽自訟：「術有窮而飢無已，何為自苦？且既為聲矣，寧憂復死？」忽金光中現一人如菩薩狀，以指彈之。則身已在墓中，復轉生為鬼，俯仰甚樂。念向者望為鬼不可得，一念之復，幸得至此，得長為餓鬼足矣。於是仍坐墓中，不出，亦漸不甚飢。深悔生時之饕餮，欲補過而道無由也。

久之，主者召之去，曰：「爾能自責，可以為人，但宰殺過多，膏腴之福盡矣。殘羹膝炙，其可飽也。」使往生丐者之家，宿因了了。遂持戒不茹葷腥，乞食河東。往來郡縣裡黨間，輒自述之。常言鬼多於人，聲又多於鬼，又言人不盡生，鬼亦不盡死。

寶劍

李介夫言：浙江趙君長人，豪邁好俠。所攜劍，寶劍也以懼鬼怪，往往驗。

常佐某公幕。署後有室一堵，華且敞，而蓬蒿蔽之。以問胥吏，曰：「居者輒死，或竟失所在，用是鞠為茂草。」趙笑曰：「惡有是！」以避喧良便，遂翦草，解裝其中，使二僕共臥對室。

其夜，二僕縱飲他所，趙方燃燭閱官牘，聞屏外啄門聲，呼問無應。少焉門大啟，覺有物入，噴息甚厲。俄焉及寢門，觸簾，簾動。趙異之，乃仗劍秉燭挑簾出，則見有口大如牖，其身崔嵬如山，幾與椽梁。急以劍擲口中，物竟吞劍。復以燭並錫具擲之，物似負痛，乃轉首急去。屏門盡傾。有頃，二僕來，趙呼語之，亟移榻去。

次日，見血於門外淋漓相屬。跡之十餘里，得穴於山旁，有巨蟒死焉。剖腹求劍，不得，燭具乃無恙。

蛟

乾隆癸卯二月，金谿北鄙崇嶺崩，蛟也。大雨雹，風霆怒甚，山下村幾墟、民幾魚，其暴如此。

郡中故多蛟。某年小山出九蛟，得九穴，然不為暴。某年夏雨甚，鄰里陳坊橋漲及於梁。有田父荷鋤過橋上，見兩巨蛇黃色，隊行水中。隨以鋤擊之，斃其一，致之橋上。聞者皆來觀。已見上流有浮萍如席，去梁數丈，盤旋不前。一一浮萍者，相傳蛟屬行

水中，用以自覆者也。一一於是觀者皆走避，浮萍乃奔下，勢若山裂，浪沸起，高丈許，梁不盡塌，漲亦頓落，而人無損者。若此皆不為民暴者也。

聞古老言：唐太守在吾郡時，選材官攸飛，教之伐蛟，其法不傳矣。驗蛟之法：於大雪時四山望之，無雪處，其下乃蛟窟。

平陽生

平陽生，無能舉其姓名者。或曰平陽人，或曰平陽其郡望也，世為清門，多隱德，至生稍凌夷矣。生有奇表，末鬣，言語輒驚人。稍長，出而亡焉。至十五始歸，竟啞啞。不櫛不沐，首不冠。足不履，腰不束帶。敝衣一襲，常服之，冬不裘，夏不葛。住無常所，亦不常飲食。所行類有道，又類依隱玩世者。

有士人陰異之，輒與之游，欲以觀其私，醉之酒，以觀其真，遺之錢，以觀其節，激之使怒，以觀其度。生或飲或不飲，或醉或不醉，或受或不受，或怒或不怒，卒莫得而測也。

他日者霖雨既霽，士人偶出於野，日垂暮矣。竊見生行泥淖中，不汙不陷，猶猶然。奇而尾之，則入古廟中。蔽門。隙窺之。廟中土偶見生，皆起避，生與抗禮，坐石上共語，為洸洋恣肆之言甚隱躍。或可聞，或不可聞，或可解，或不可解。始知生非真啞者，大訝趨歸。

明日生來，士人為勿知也者，而強留之宿。比夜，再拜而請曰：「吾知公仙人也，幸有以教之！」生笑曰：「我何仙？幻術耳。子既偵而識之，姑勿泄。當有以娛子。」因袒而示之，胸有方孔寸許，調士人曰：「盍進之？」士人笑未信，試舉踵焉，則超超然已升，綽綽焉而行，蓋入生之胸中矣。

其初，如駟馬之門。其既，如九軌之途，百雉之城。萬井之邑。

蒼然而高者天也，蔚然而壘者山也，淳然而流者江河也。有耕於野者，有負於途者，有往來遊戲者，有呵道隊仗行者，有追逐者，喧笑者。其物有木，有草，有石，有飛鳥，有雞，狗、馬、羊、豕。適於其市，雜然而陳者，無所不有。其人，男女猶是也，服飾猶是也，言語猶是也，居處飲食猶是也。士人行焉，止焉，食焉，息焉。心廓然而舒，神煥然而暢，亦幾忘其身之在生之胸中也。

三日，至一所，其郊原如絳錦，城郭如雲霞，宮室如珠貝。入焉，見其人皆衣繡而冠玉，餐香而飲雪。翠竹蔽其墉，瑤草環其階，繹花拂其簷，孔翠鸞鶴舞於庭戶之間。無風而神籟韻於耳者，笙璈琴管之音也。旗旌搖搖，簾襜垂垂。欄楯縱橫，窗扉四開。彝鼎幾研之屬，陳不一處。於是意迷神眩，彷徨焉而莫知所向。

俄有童子奉帷出，謂之曰：「觀止乎？未也。盍隨以來？」士人欣然武其後，曆數闔，曲折洞達。行其左，奉佛之堂寂以高，經其右，祀仙之館淨以廣，升其中，度書之閣光明而邃奧。進抵其內，有巨人焉，坐圓台之上。士人敬且畏，仰而瞻，俯而拜，旁而伺，就而問；巨人若弗見焉，弗聞焉，不言不動，寂然如止水。槁然如枯木，屹然若頑石。俄有捧衣進履，陳牛羊、具酒漿而進者，巨人如故也。又有齎金懷玉及舛貨貝而入者，巨人如故也。於是皆退。少焉，人報曰：「患至矣！」乃聞戈馬洶湧，破門而入，環而攻之者皆張弓露刃之夫，復有獐鬼群魔跳踉乎其前，驚獸毒蛇盤踞乎其後。士人股栗喉伏，魂魄震懼，而巨人亦如故也。頃之，紛紛者欻然俱滅。士人欲趨出，乃有女子旖旎而來，花顏而霞衣，雲煙五色，縹緲護之，若隱若見，且前且卻。忽有紅樹生台下，須臾尋丈，狀類珊瑚，巨人乃震蕩欲墮。俄空中一劍飛出，斷樹若然。女子隱去，巨人始定焉。

士人睹之，且喜且怵，忽念此固生之胸中也，何為乎不歸？前童子在前，笑曰：「故道不可復識矣。」引之出自旁門，指畫其途曰：「由此其可達也。」士人遵面行，行不計程，宿不計處，朝而暮者不計日，朔而晦者不計月，寒而暑者不計歲。向之來也，草木青青而華也，而今黃落矣，未幾則又甲坼矣，水波溶溶也，而今潦降潭清矣，未幾而川復漲矣，風暖而日暄也，而今霜雪載途矣，未幾而陰谷之冰斯矣，燕則再雛矣，雁則再賓矣，月弦而璧者不知其度。時候然其速也，途杳然其長而無極也。於是感愴悲涕，苦遠不得歸。疑其夢也。而非夢也，疑其死也，而非死也。遂大呼生曰：「公戲我，公戲我！」

忽自生左耳中落。視殘紅猶明焉，牆外之柝四聲耳。生則酣寢榻上，推而起之，乃大笑趨出門外。自是不復見。

一一士人者，姓周，失其名。

愛驢

某翁富而吝，善權子母，責負無虛日。後以年且老，艱於途，遂買一驢代步，顧愛惜甚至，非甚困憊，未嘗肯據鞍。驢出翁胯下者，歲不過數四。

值天暑，有所索於遠道，不得已，與驢俱。中道翁喘，乃跨驢。馳二三里，驢不習騎，亦喘。翁驚，亟下，解其鞍。驢以為息已也，望故道逸歸。翁急遽呼驢，驢走不顧，追之弗及也。大懼墮亡，又吝於棄鞍，因負鞍趨。歸家，亟問驢在否，其子曰：「驢在。」翁乃復喜，徐釋鞍，始覺足頓而背裂也，又傷於暑，病逾月乃瘥。

吳生

荊州田舍翁何某，鄉里稱長者。乾隆四年春，有葛衣人來訪之，自云：「家江右，吳姓。途窮求助。」何辭焉，而視其人，雖敝衣羸羸，神采特異，乃復問之，曰：「君頗識字否？」吳曰：「我固諸生。」何曰：「兒輩方求師傅，敢以辱先生。俟秋獲所入，敬戒行李。可乎？」吳曰：「諾。」遂潔館舍，卜日使二子煜、燧及從子燧受業焉。既嚴且勤，頗盡師職。自夏徂秋，亦殊不言去。歲時修脯，悉卻不受，曰：「但求吃飯處，奚以金為？」

既三年，何有姻婭許某者，夜經何宅後，見一人裸身被髮，拜月於叢樹之間。審之，吳生也，大駭急去。及返詣何，偵吳生。吳生方午餐，愈疑之。乃以狀告何，且曰：「詭異若此，不遭且為患。」先是，何以吳衣葛無以御冬，制緇袍贈之。吳生笑不受，而衣葛如故，亦未見其寒也。心竊疑姪，至是聞許言，深然之。乃謂吳生曰：「先生固有歸志，為兒輩羈留久矣。敢具芻糧，為君啟途。」即袖中出十金為贖，吳笑而受之，曰：「即今日行矣。」何請暫留，為杯酒之饒。吳堅謝，遂長揖別去。

他日，何策衛而出，復遇吳灌漑溪邊，因問曰：「先生未歸耶？」吳曰：「方授徒東村李氏，未有行期。」款敘數語，別而行。前二三里，復見吳坐大樹下，頗疑詫。吳見而笑曰：「引避不及，幸恕之。」何唯唯馳去。過李氏之門，卻見吳生與李立門外，乃大詫。李固何舊識，乃前詰吳曰：「頃兩遇先生，遽已在此，何間道之速也？」吳不答。李笑曰：「先生固未出，公為得見之？得毋誤否？」何默然，曳李於內，問吳所自來，且述其異。李曰：「適主於我四栽矣。」計其在李氏時，即其在何氏時也。相與驚絕。趨出視吳，吳已去，後遂不復至。

一一何燧官武清令，嘗為人言之。

貓言

某友言：某公夜將寢，聞窗外偶語，潛起窺之。時星月如畫，闔不見人，乃其家貓與鄰貓言耳。鄰貓曰：「西家娶婦，盍往覘乎？」家貓曰：「其廚娘善藏，不足稅吾駕也。」鄰貓又曰：「雖然，姑一行，何害？」家貓又曰：「無益也。」鄰貓固邀，家貓固卻，往復久之。鄰貓躍登垣，猶遙呼曰：「若來若來！」家貓不得已，亦躍從之，曰：「聊奉伴耳。」某公大駭。

次日，執貓將殺之，因讓之曰：「爾貓也，而人言耶？」貓應曰：「貓誠能言，然天下之貓皆能言也，庸獨我乎？公既惡之，貓請勿言。」某公怒曰：「是真妖也！」引槌將擊殺之，貓大呼曰：「天乎冤哉！吾真無罪也。雖然，願一言而死。」某公曰：「若復何言？」貓曰：「使我果妖，公能執我乎？我不為妖，而公殺我，則我且為厲，公能復殺之乎？且我嘗為公捕鼠。是有微勞於公也。有勞而殺之，或者其不祥乎？而鼠子聞之，相呼皆至，據廩以糜粟，穴籠而毀書，捫無完衣，室無整器，公不得一夕安枕而臥也。妖孰甚焉？故不如舍我，使得效爪牙之役，今日之惠，其寧敢忘？」某公笑而釋之，貓竟逸去，亦無他異。

《東陽夜怪錄》記苗介立事，貓之能言，古有之矣。而此貓滑稽特甚，足為捧腹。

瓜 異

某公嘗市一瓜，大可如斗，置案下。夜半地上有聲，嚶嚶如雞雛千百。察之，自瓜中出也。視瓜，乃洞灼有光，如萬星爛然射目。驚語左右，聞見皆同。使燃燭諦觀，則聲寂而光弒矣。置屋外，旦日剖之，戛然有聲，然亦常瓜也。或啗之，味甚甘冽，無他驗。

秦 某

宋某者，直隸玉田人。嘗舉進士，後以事被罪，配烏魯木齊。白香幼隨其考為邊吏，嘗從宋受書。時有秦某者，亦配軍也，山西徐溝人，與宋特相善。每過宋齋，說往事，故白香聞而熟焉。白香告余曰：

宋初至配所時，謁關廟，階下立一人，年界五六十，疏眉而秀髯，目宋而笑，若曾相識者。已而呼宋曰：「子吾故人也，而不識幾？」宋愕然，唯唯莫對。其人乃能道宋郡縣族裡氏名及事狀甚悉，且曰：「田國榮來歟？然當至。」田國榮者，宋之家僕也，時果在道矣。於是宋聞之訝甚，曰：「仙乎哉，仙乎哉！何以能然？」亟叩其姓氏，則曰秦某也。秦謂宋曰：「吾所以識子，乃以夢故。雖然，言長矣，非立談可訖。」遂與歸其所居，述其詳。

秦謂宋曰：「吾向在京師。某年除夕，忽夢為有司逮去，鞠於刑曹。獄成，配於此。親舊相弔而別也，吏卒相拘而行也，山川關塞道里之所經，水陸舟車步馬程宿之所身受，無不盡歷。至烏魯木齊乃驚覺，則獻歲而賀客來也。心疑而惡之。至上元夜，忽又續前夢，則至配所以訖於身終而覺。遂信其有以。越三日而事果作矣。得罪以來，事無巨細，率與夢符，莫能強異。適遇子於廟，亦遵夢而行者也，而果遇子。請更言其後，以試吾夢。如子某年某月吉，某年某月當小蹇；某事如志，某事當無成。某月且疾病，某月當愈，某月有獲，某月當有所失，某某當來，某某當去。此皆吾夢中事也。夢境渺茫，每不自信，又恐跡涉詭怪，惑人聽睹，重取罪戾，深秘不敢言。子厚於我，姑言之，以試吾夢。」

宋於是遂與定交。然疑其或有他術，久而察之，然後知其果夢也，而非術也。識其所言，無弗驗者。夢既久，事以千萬計，秦亦不能盡記。事至輒憶之，則娓娓而竟其後，無弗驗者。

秦謂宋曰：「無弗驗者。獨一事弗驗。吾夢居此地時，乃三城品列，今獨一城耳，此為不驗。」乾隆三十年後，屯田既廣，商賈雲集，更築新城以處之。後又移陝西滿兵駐防於此，復築滿城。三城之說亦驗。

宋有母年老，歲時誕節，未嘗不瞻望涕泣。秦慰之曰：「無傷也。子行遇釋，且終養。」後數年，宋果釋歸，奉母以終，乃卒。秦卒於配所。

噫嘻！除夕一夢也異矣！越十五日續夢之，其後數十年復履而行之，以至周旋瑣雜，語言纖碎，目見而耳聞，無異於己。

而不相謀者，莫不如印同符合。比於他人，蓋不啻兩世，亦古今以來僅有之事也。然豈非數哉！白香在烏魯本齊，年尚少不能具悉，比述於餘，又忘其四五。餘記之，又逸其四五。蓋非其詳矣。白香又言：宋晚歲頗明於卜筮，推占後事，往往與秦夢符也。然耶？否耶？

武侯碑

卒制軍蒞成都日，掘城下得古碑，勒五『火』字，旁有武侯侯款識，因移置武侯祠。是日大蛙見於市，旁有穴焉，或傾以盂水，蛙避入穴，穴亦塞。次日，蛙數萬隊行，詣武侯祠，填塞門巷。眾禱焉，已而不見。頃之，成都火起者五處，延毀萬家。乃悟所掘者武侯鎮火碑也。復埋之，遂不復火。

姚子英

閩人姚子英，少而俊。隨父商淮陰，父命挾資之京師，謀為小吏。渡黃河而北，忽得寒疾，甚困。稅居萊廟中，久之，藥焉而愈。出遊廟旁村裡間，見之者目相環也。

既還廟，夜中忽有麗女子入室。姚驚曰：「汝人耶？」曰：「否。」「鬼耶？」曰：「否。」「狐耶？」女子笑不答。遂同歡寢，旦則倏然去，不戶不庭，信狐也。夜復來，則授丹數粒，使服之，蓋媚藥也，益健於人道。

居無何，姚父至，蓋聞其疾來視狀。見其愈也，乃促之就道。姚不得已，行。流連數十里外，待女子，女子不至。數日，姚度父已歸，復還廟中。女子至，喜曰：「妾知郎，情者也，必返，故至。」姚戲曰：「卿狐矣，乃不能隨我，曷故？豈非忘我哉？」女曰：「無須見責，明且隨郎俱去耳。」

是夕漏三下，聞簾簾雞聲啾啾，女急推姚起，曰：「亟竄！老父跡至矣！」即以長衾裹姚，挾之破扉出，登垣而奔。如乘馬躡虛，昏然聽之，不知身在何所也。旋聞女呼曰：「醒！醒！」姚如夢中覺，擊衾啟目，曙色蒼涼，乃臥野亭中，女在旁喘吁，睨之而笑。姚顧己身尚裸處，不禁腴然。女指衾下曰：「忍辱鎧固在。」姚索得衣禪著之，始從容問故。

女曰：「無須問，當圖其亟者。裝資盡棄，無以具餼糧，奈何？」姚憂窘無策，女笑曰：「不嫌綠頭巾為累，貧不足憂也，」姚亦笑曰：「事在卿，不在我。」女前拊其頰曰：「幸不至此。郎飢，第言之。」乃於衾下出饅飀數枚，授姚曰：「有少餌，可啖也。」自是姚欲食，女輒供之。

行數日，女曰：「此亦非長計。」姚曰：「若何？」女曰：「妾幼習角抵戲，請同游市塵，少展薄技，贖金而戒途，可乎？」姚曰：「甚善。」同行至一肆，女選敵地，畫中矩，忽於袖中出碧紗步障，圍四際，中垂繡幔，隔障為內外。一切供具悉取給袖中。坐姚於幔下，曰：「但觀之。諸無與郎事。」姚唯唯。

女亦遂坐於左，揚袖一揮，則障辟如門者四五，觀者蟻集矣。忽一小鬟舉幔出，年可十三四，裙衫楚楚，向女拜曰：「姊姊好！」又拜姚曰：「姊夫好！」姚欲起答之，女曰：「止。」小鬟復對眾斂衽，展白折疊扇索錢，頃刻得數貫，獻於姚。徐舉扇揮空，則萬紫千紅紛紛墜地，皆桃花也。咸訝九秋氣候，不宜有此。俄有牡丹一朵，大如盆，飛墮眾花中。小鬟跌坐其上，凌風而起，餘花皆隨之而去。觀者莫不歎詫，以為奇絕妙絕也。女曰：「鴉頭無禮，竟舍我去乎？誰為我執以來？」便有老人應而出，長尺許，荷一梃控小馬，偃偻嚔咳，惴惴伏鞍上，若欲墜下狀。女哂曰：「汝欲追妮子，不顧閃折骨頭耶？」老人忸怩而退，觀者皆大笑。女曰：「鴉頭既去，且聽之。請為激楚舞以壯賓客。」遂呼曰：「良子來！」則有童於出於東，短衣雙髻，執戟而舞。良久，女又呼曰：「阿延來！」復有童子出於西，裝如前，持雙劍。女曰：「鬥！」二童子乃鬥，劍戟迷離，終不相觸。女曰：「搏！」二童子乃棄仗而搏。

忽一人攔二童子僕。厲聲曰：「淫婢子尚不歸耶？」女色變而奔，其人逐之，倏忽已杳，諸物皆化為紙矣。

姚驚駭，急避入眾中，遂走至京師，憶女甚苦。數年，落拓歸。過故廟，風景淒然。留宿數日，寂如也。不得已。問廟中道士：「此地故有孤崇否？」道士曰：「客嘗遇之乎？」姚具告之，道士笑曰：「偽狐也。有某僧者，無姓名，挾左道攫人財物。尤善房中術，能致婦人魂魄。好女子見之，輒病臥如喪，久之乃復；往往言自僧所來，蓋非其璞矣。僧又能隱形易貌，甚詭秘。昔嘗居此，今復移去矣。聞僧有女，傳父術，亦用以媚男子，托名於狐。僧雖甚恥之，莫能禁也，客所遇得毋是乎？」